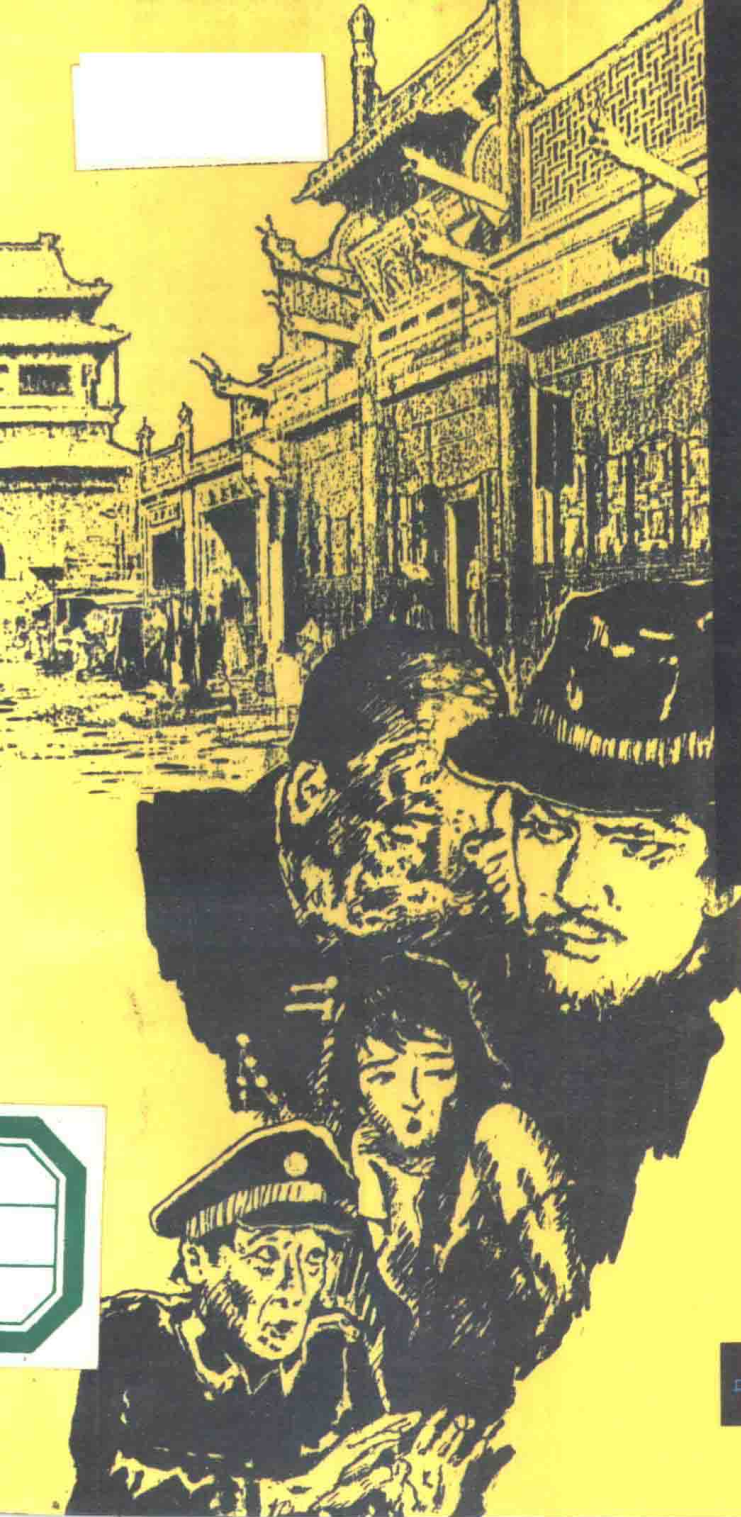


八大胡同

台湾 高阳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八大胡同

台湾 高阳 著

中国**友谊出版公司**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7 $\frac{7}{8}$ ·163 000

1988年7月第1版

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57-0090-1/I·56 定价：1.90元

内 容 简 介

“八大胡同”是民初旧北京妓院的聚集地。当时，北洋军阀和无耻政客窃取了政权，一时群魔乱舞，他们依仗权势，巧取豪夺，大发横财，过着灯红酒绿、纸醉金迷的荒淫生活。“八大胡同”便是他们经常涉足的处所。

本书以八大胡同为舞台，再现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一幕最荒唐的闹剧：直系军阀曹锟花费数千万元贿赂“国会议员”，“竞选”大总统，“猪仔议员”把曹捧上“总统”宝座，却由此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。由于冯玉祥倒戈，使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一败涂地，曹锟被幽于延庆楼，他的嬖人李彦青为冯玉祥枪决。

作者高阳擅写历史小说。他在本书写作中，广征史料，取精用宏，在作者笔下，形形色色的人物栩栩如生，奇奇怪怪的情节跃然纸上。

Gon20/28

“八大胡同”是民初旧北京妓院的聚集地。当时，北洋军阀和一些无耻政客窃取了政权，一时群魔乱舞。他们依仗权势，巧取豪夺，大发横财，过着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的荒淫生活。“八大胡同”便是他们及其帮闲经常涉足的处所。

本书以旧北京八大胡同为舞台，再现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一幕最荒唐的闹剧：直系军阀曹锟，花费数千万元贿赂“国会议员”，“竞选”上了大总统，从而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，由于冯玉祥倒戈，使不可一世的吴佩孚一败涂地，曹锟被幽于延庆楼，他的劈人李彦青也为冯玉祥枪决。

责任编辑：于 华

封面设计：启 东

1988·北京

主客四人在“便宜坊”吃完了一只烤鸭子，酒醉饭饱，余兴盎然，心里都在转着同样的念头，但没有人开口。

三个客人都是“灾官”，薪水欠了四个月。只有做主人的吴少霖，虽跟客人一样是个科员，但在众议院这个“衙门”，经费充足，不但不欠薪，而且额外加班，常有津贴；这天就是吴少霖奉派到天津去请几位议员回京，出差旅费连津贴，弄了有一百多元的好处，所以打电话约这三个好朋友来“叙一叙”。已经叨扰了一顿，不好意思再让他花“盘子钱”了。

吴少霖心想，这样子“不欢而散”，有违联谊的初意；反正是“外快”，不如痛痛快快地花一花，也是一乐。

于是，霍地站起身来，“走吧！”他说：“逛胡同去！”

唤了跑堂来结帐，一共三块八毛；吴少霖给了四张盐业银行簇新的一元钞票，挥挥手示意，不用找了。

“谢谢您哪，吴二爷！”跑堂单腿着地“打”了个“千”；起身向外猛喝一声：“外赏！”

语音未落，里里外外同声答应：“谢——。”

“有好几个月没有听这一声儿了！”在教育部当科员的杨仲海笑着说；不过笑得有点凄凉。

同是作客的单震与刘一鹤，亦有同感：一个在陆军部，一个在司法部，都是穷衙门，一夏天没有上过馆子，所以听不到这一呼百诺的一声“谢”。

吴少霖当然很得意。肃客前行，自己跟在后面，故意将距离拉长一点；一路行去，穿蓝布大褂，肩上搭一块手巾的跑堂，无不站住脚，哈着腰，含笑招呼：“慢走！”

洋车在观音寺街东口停下来，往西南走，就是“八大胡同”。

八大胡同又称“八埠”。是哪八条胡同？说法不一；但石头胡同、陕西巷、韩家潭、百顺胡同、胭脂胡同、王广福斜街，是一定有的——清朝禁官吏宿娼，不禁狎优；因而梨园兴起，男色大行，文人笔下，称之为“明僮”；一般人叫他们“像姑”，意思是“像个姑娘”；有的像姑不爱听这两个字，于是用谐音称之为“相公”；至于市井中人，就毫不客气地直呼为“兔子”了。

像姑的寓所，名为“下处”，集中之地便是“八大胡同”；而以陕西巷、韩家潭为最盛。每家门前都有块小金字招牌，上书堂名，“春福堂”、“盛安堂”等等，或者再加姓氏于堂名之下。大门里面，悬一盏明角大灯笼；这是有别于妓院的一个标志。

到了“老佛爷”掌权，不大讲究基层“纲纪”，大小官员，只要不造反，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所以逛窑子的风气渐渐流行。同时有些洁身自好的伶人，尤其是旦角以外的各行，觉得“出条子”上对不起祖宗，下对不起子孙；最委屈的是，见了窑姐儿得请安，叫“姑娘”或者“姑姑”，倘或礼数有亏，

有那凶悍的窑姐儿，一声：“兔儿崽子！见了姑娘大刺刺地，你要造反呐！”这张脸往哪里摆，所以摆脱副业，力争上游；八大胡同渐渐不兴“老斗”——小旦的恩客——这个名称了。

代“下处”而起的是，作为窑子别称的“小班”。歌妓本来集中在内城口袋底砖塔胡同一带；庚子之乱，天翻地覆，野鹜流莺，劫后重来，看到八大胡同好些精致的“下处”，“兔去堂空”，正好作为“小班”。类聚过多，自然而然地分出等级，顶顶上等的只有两家，称为“清吟小班”；意思是“卖嘴不卖身”；其次才是小班；再次是茶室；末等称为下处。到得清末民初，八大胡同又是一番沧桑了。两家清吟小班，摘牌歇业，小班跃为头等；茶室与下处，水涨船高也升级了。不过最大的变迁，还是南朝金粉压倒了北地胭脂。本来石头胡同、陕西巷、韩家潭、百顺胡同这四条最大的胡同，是“本帮”与“旗帮”的天下，“苏帮”、“扬帮”以及其他各省总称的“外江帮”，只能局处在李铁拐斜街等地的曲径小巷；只以姑苏女儿，肤柔如水，声美于莺，加以应酬功夫高人一等；起居饮食，样样精致，北帮相形见绌，以致南风西竞，北妓东撤，韩家潭、陕西巷、百顺胡同逐渐沦失，如今连石头胡同也怕保守不住了。

四个人一路逛到石头胡同北口，吴少霖站住脚说：“不是我小气舍不得花钱；小班都出条子到甘石桥、长安饭店那些地方去了。不如二等倒还有人可挑。而且，”他又看着刘一鹤笑道：“一鹤兄宝眷不在京里，孤阳独亢；如果想作一飞冲天之计，也比小班干脆得多。”

“罢了，罢了！”刘一鹤自嘲地笑着，“穷气未退，岂能

色星高照？”

“有我！”吴少霖拍拍他的肩；又问：“如何？”

“反正走马看花，无所谓。”

杨仲海对“逛胡同”也很内行；接着单震的话说：“逛二等就该往南走；由石头胡同转到王广福斜街，那里有几家不错。”

于是吴少霖带头，折往石头胡同；一眼望去，昏黄的灯晕加上小吃摊子揭锅盖冒出来的热气，一片雾濛濛中，幢幢人影，随处流连；四个人不由得都把脚步放慢了。

到达一家叫做兰柱堂的门口，突然有人大吼一声——名副其实的吼；发音是个“候”字，通知楼上楼下，前后各屋中待客的姑娘，有机会被挑中。

原来茶室的规矩，生客上门，先引入堂屋；然后，指名地点，没有客人的姑娘，便须赴选，一个个搔首弄姿地在客人面前走过，茶壶便在旁边报明花名。挑中何人，指出名字，便让到这个姑娘的屋子里去“打茶围”；倘或全不当意，不妨扬长而去，不费分文。

吴少霖选中的姑娘叫翠玉。于是客人都让到翠玉屋子里，卸了马褂坐定，老妈子献茶，翠玉一一应酬，最后到了主人面前；吴少霖拉着她的手说：“我好像在那儿看见过你。”“我也觉得在那儿见过二爷。”翠玉问道：“二爷招呼过小阿凤？”

吴少霖吓了一跳！听她的口气跟小阿凤是手帕交，来头可是不小。但怕是别有其人，便即问说：“你是说，嫁王总长的小阿凤？”

“哪还有第二个小阿凤？”

果然不错！吴少霖不由得将她重新打量了一番，看不出她跟小阿凤真的是同等人物，还是借此往自己脸上贴金？

“我第一次见小阿凤，她已经是王总长的如夫人了。”他接着便问：“你们是一起在顾太太那里的姐妹？”

“顾太太不就是王逸塘的继配吗？”刘一鹤插嘴问说。

问题都集中在翠玉身上；而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，也还有杨仲海和单震。因为他们曾从报上看过一则不承认继母的启事；而刊登这则启事的人，正是“安福系”首脑之一，别号逸塘的王揖唐的子女。

于是在众目所视之下的翠玉，娓娓谈起往事——当然王揖唐与安福系的一切，她是不会知道的。

王揖唐是安徽合肥人，两榜进士出身，又到日本留学，先是习武，只为受不了“三操两讲堂”之苦，改学法政；回国以后，由于“北洋三杰龙虎狗”之虎段祺瑞是小同乡，便在段祺瑞那里做了一名“执事官”。

民国诞生，政党林立；王揖唐发现了一条升官发财、名利双收的捷径，就是收买议员，包办选举，从袁世凯到黎元洪，一直有他在议会兴风作浪。民国六年夏天，黎元洪受“辫帅”张勋胁迫，解散了国会；及至“辫帅”入京，搞出一场复辟的把戏，黎元洪辞职，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，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。这时，王揖唐又看出一个发大财的苗头来了。

原来民国二年，北洋政府的国会成立，袁世凯在这年十月十日就任正式大总统，任期五年，到民国七年双十节届满。袁世凯称帝，八十三天的春梦醒时，大限亦至，黎元洪以副总统接位，以至此番辞职再由民国五年补选出来

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，事实上都是享的袁世凯无福享受的五年任期。到明年秋天，非改选不可。

可是国会已经被黎元洪解散了，看不惯北京乌烟瘴气的议员，纷纷南下；集中在青天白日、气象一新的广州，为护法而奋斗。如今要选下任总统，当然以召回被解散的议员，重开国会，才是正办。那知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，表示反对。

此人就是保皇党的巨头，马厂复辟的元勋，段内阁的财政总长梁启超。

他反对恢复旧国会的理由有两个。一个是说，各省督军蓄意要破坏国会，辩帅张勋虽已无能为力，其余的督军未动，如果恢复旧国会，他们仍旧要反对，大局会发生动荡。

再一个理由是，即使疏通各方，使得督军团不反对旧国会；但一定要求保证，旧国会重开，必须制订一部宪法。这又有谁敢保证、谁能保证？因此，他主张组织临时参议院，来改组国会。

其实，他是存着私心；因为他的党派——研究系，在旧国会中的势力不大，希望趁改组的机会，能够多弄几名议员出来。

可是，梁启超毕竟是还带着些书生味道的君子；这套把戏搞不过王揖唐。当南北各方，函电纷驰，还在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，他已经悄悄与段祺瑞手下第一大将，外号“小扇子”的徐树铮商量妥当；联络福建的政客曾云需、梁众异，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，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，以“买鱼”为隐语，招兵买马；因而王揖唐得了个外号，

叫做“鱼行老板”。

安福虽以胡同为名，其实已标榜得很清楚，是安徽、福建政客的大结合。其时“北洋三杰”中的“虎”与“狗”——段祺瑞与冯国璋，意见不合；段祺瑞已辞去国务总理，改由一“龙”王士珍组阁。这个内阁，当然是过渡内阁；因为若非王士珍，任何人来组阁都会遭遇段系的杯葛。

段祺瑞虽已下野，却是安福俱乐部主持人心目中的下一任总统。在徐树铮的筹划之下，段祺瑞与“关外王”张作霖取得了联系；奉军兵精粮足，冯国璋不能不忌惮三分，于是民国七年三月间，又把段祺瑞请回去当国务总理。

其时临时参议院已在上年十一月间成立；王揖唐早着先鞭，所以新国会议员选举，安福系占三百三十席之多，成了第一大党；其次是“财神”梁士诒的交通系，得一百二十席；而另一梁的研究系，只有二十多人当选。

这一来，段祺瑞好像当定了大总统了，如果他当大总统，预定选张作霖作副总统；组阁自非徐树铮莫属。众参两院议长，当然顺理成章地由王揖唐、梁士诒担任。

一切都说好了，不过冯国璋提出反对。他本来有恋栈之心，看到新国会操纵在安福系手里，料知无望；退而求其次，不愿昔日同袍，今日政敌的段祺瑞快意。结果鹬蚌相争，便宜了“东海”渔翁的徐世昌，得以脱颖而出。不过也花了好几百万；安福俱乐部中，仅是王揖唐一个人就发了七十万的财。

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，认识了“顾太太”——那是仿照清朝初年，秦淮四大名妓之一的顾眉生，嫁了落水名士龚芝麓以后的称呼。顾太太本来是人家的童养媳，不曾圆房，

死了丈夫；听说婆婆要把她卖入妓院，一逃逃到上海，佣工为生。她婆婆追到上海找着了了她，亏得亲戚调解，献出微薄的积蓄，还了她自由之身。

这时的顾太太不过廿一、二岁，四顾茫茫，迫不得已走了一条邪路；但她很有打算，自己并不下水，刻苦攒钱，买了个雏妓折向妓院，自己名为“娘姨”，实同鸨儿，这在上海妓院中，有个专门名词，叫做“带档娘姨”。

其时北京的国会议员，号称“八百罗汉”，有闲又有钱，八大胡同的花事正盛；顾太太迁地为良，托足韩家潭，以一朵奇葩小阿凤作号召。不想王揖唐倒念了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这句诗；情有独钟在这个“带档娘姨”身上。

在顾太太，先是拉拢买卖，知道他是“鱼行老板”，议员老爷的嫖帐，都归他付，少不得曲意奉承。相处日久，有了感情，竟愿屈居小星，王揖唐自是求之不得。她倒也真有志气，跟王揖唐识字读书，居然也能做首把七言三韵的绝句；举止更是落落大方无半点风尘气息。

于是由段祺瑞作主，将顾太太抚正，成了可以周旋在贵妇名媛之间，分庭抗礼的王夫人。这是“爬上枝头作凤凰”，无奈王揖唐的子女不肯承认有此继母。

王揖唐的子女，一方面向着故世的母亲——王揖唐的发妻，十分贤淑；当王揖唐游学宦游时，含辛茹苦，上侍舅姑，下抚子女，使得寒士出身的丈夫，能无后顾之忧；等到丈夫既贵，没有能享几天福，即便下世。做子女的一直为母亲委屈；照他们的想法，父亲应该报答母亲的恩情，且不说“今日俸钱过十万，为君营奠复营斋”，至少应将“正室夫人”的名分保留给发妻。这不但是最起码的一种还念

着夫妇之情的表示，而且也是件“惠而不费”的事——他们并不反对父亲纳妾；只是想不透为什么非续弦不可。

如果说，续娶的太太，身家清白，门第相当，也还罢了。不道竟是将出身青楼的一个所谓“跟妈”扶正；换句话说，是把这个出身不正的妇人，与发妻同样的看待。在王揖唐的子女看，是父亲侮辱了死去的母亲；是恩将仇报；是恩尽义绝，不可原谅的负心行为。

因此，在事先一再请求、苦劝，继以抗议而终归无效以后；他们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，不承认有这么一个来自八大胡同的继母。

不过，顾太太对王揖唐的事业，确是有帮助的。本来王揖唐组织安福俱乐部，原以“俱乐”为号召，升官发财是一乐；声色犬马更是一乐；顾太太是名鸨，能使脾气高傲的姑娘帖然就范，安福一系的政客，自然揖王称臣了。

这众多的风流功德中，最大、最圆满的一场是，说服了小阿凤，下嫁王克敏做姨太太——王克敏字叔鲁、杭州人，他的父亲叫王存善，是个候补道，分发广东，是有名的“能员”；在谭钟麟当两广总督时，红极一时，王克敏幼承庭训，精通做官理财之道；本人是举人，做过驻日本的留学生监督，所以又因熟谙洋务的资格，当过直隶交涉使。

到了民国，王克敏由于联络了各国在华银行的洋大班与华买办，专门为财政部、交通部介绍借债，因而又转入财政金融界。当冯国璋与段祺瑞“府院不和”，段祺瑞辞职；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，改组内阁时，由于杭州小同乡、东京老朋友的关系，王克敏脱颖而出，一跃而为财政总长，并兼中国银行总裁，娶小阿凤就在这飞黄腾

达的时候。

王克敏生平有两好，一是赌。北京官场中有两个大赌徒，一个是做过盐务署长，后来又做过一任财政总长的张弧，一个就是王克敏。两人都以豪赌出名，一掷数十万，面不改色；不过在赌场中矫情镇物的功夫，王克敏又胜张一筹。

再是色，滥赌继以狂嫖，斫丧过甚，大损目力，以致不得不经年戴一副墨晶眼镜，所以得了个外号，叫做“王瞎子”。

“王瞎子”这两年不甚得意，一直靠“鱼行”的“王老板”接济，不过，小阿凤的手帕交表示：“总长快要转运了！”

王克敏早已不是总长，但只要曾是总长身分，他的家人部属，永远都叫他总长。

听完两王的故事，已经坐了将近一个小时了；原是走马看花，已嫌逗留得太久了。吴少霖向同伴使个眼色，一面起身；一面掏出一枚簇新的“袁大头”，丢向空着的镀银的高脚果盘中，“当”地一声，十分响亮。这就是“盘子钱”。

又走了两家，一无足观；到了第三家，闻声便知是北班，因为称呼不一样。那“柜上妈妈”四十已过，梳个名为“燕尾”的旗下发髻，擦一脸红白分明的脂粉；看见杨仲海，满脸堆笑地离柜出来招呼！

“唷！我的二爷，那一阵好风把你给吹来的？前几个我还跟大金子谈起，杨二爷怎么老不来，只怕回南去了。谁知道念着曹操，曹操就到。”

杨仲海却无心听她后面的那几句话，急急问道：“大金子又回来了吗？”

“回来两个月。杨二爷也不来看看她，枉为是相好。”

“我不知道她回来；要知道早就来了。”

见此光景，吴少霖便说：“那就不必挑看了。在你贵相好屋子里坐吧！”

“还是在原处吧？”杨仲海这样问了一句；领头就走。

柜房妈妈便抢在他前面，领着路说：“二爷先在楼下歇歇腿；我马上给你腾房子。”

这就连不大逛胡同的单震也知道，大金子的“本房”有客；得先在空屋中闲坐等候。这一坐，抽完了一枝烟，尚无消息，杨仲海便有些坐立不安的模样了。

“稍安毋躁。”胸有成竹的吴少霖说：“我看逛了这一家，也就差不多了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杨仲海神思不属地答应着；忽然起身招招手，“少霖兄，咱们说句话。”

吴少霖便起身相就；单震，刘一鹤很知趣，两人不约而同的转脸向外，装作不关心他们说些什么，好让杨仲海无所顾虑地说私话。

“少霖兄，”杨仲海噤着说：“不知道你身上方便不方便？”

第二个“方便”还未出口，吴少霖已一双手按到他肩上，“我替你预备好了。”他低声问道：“二十元够了吧？”

“够了，够了！”

杨仲海喜出望外——二等茶室的夜度资，大洋四元，加上杂项开支，有“袁大头”六枚，便可一夜消魂，额外加给两元已是阔客，原意只想借十块钱，不料多出一倍，自然精神倍增。

但等吴少霖悄悄将两张十元新钞票塞到他手中时，掌中却感到沉重；他的月薪一百二十元，“灾官”只能领到两成半，或者三成。三成只有三十六元，如今手里握着的，是半个月以上的衣食之资。

“怎么？”吴少霖倒奇怪了，不知他何以有不悦之色？

“少霖兄，这笔款子，我得分两三月还你。”

“小事，小事！”吴少霖拍着他的肩，在他耳边低语，“这年头儿，遍地黄金，只要你会捡！别愁，痛痛快快去找个乐子再说。”

听此一说，杨仲海的心境便又开朗了；紧紧地将吴少霖的手握了一握，感激之意，尽在不言中了。

等转过身来，却好“大了”——二等茶室对鸨儿的别称；也就是姑娘口中的那个“柜房妈妈”，来请“进本房”。

一推门帘，客人的视线都被吸引住了。大金子的那双眼睛特别亮，就像黑丝绒上的两粒金刚钻；怪不得！吴少霖心想，杨仲海一听说是她，就会有那种渴盼一叙旧情的神态。

“二爷！”她甜甜地一笑，拉着杨仲海的手说，“替我引见吧！”

——引见已毕；杨仲海便问：“今天嗓子在不在家？”“伤风刚好，不知道行不行。”说罢，大金子咳了两下，亮亮嗓子；喉间似有痰声，显然不怎么畅顺。

“她学刘鸿声，很有几分神似。”

“不行，”大金子接口说道，“今天嗓子不痛快。”她略想一想又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刚学了几段落子，唱给各位爷听听，看有那么一点味儿吗？”

“好呀!”吴少霖是落子馆的常客，首先赞成，“来段儿‘马寡妇开店’，你总有吧?”

“我只学了四段，有一段就是‘马寡妇开店。’”

店是客店，年轻的马寡妇开客店，中宵思春，孤帏难耐；这一来，后事如何，不言亦可分解。大金子的这段落子，虽是初学乍练，只为嗓子好，先占了便宜，唱得颇为动听；尤其是姻视媚行的神情，令人回肠荡气，吴少霖倒觉得比在天桥的落子馆里听得还过瘾。

见此光景，杨仲海便说：“你学了四段，索性都唱了，请吴老爷给你指点指点。”

“不敢不敢!”吴少霖说：“再烦一段吧!”

于是大金子唱了一段“摔镜架”。

一鹤与单震很知趣，双双起身，预备辞去。

“怎么?”大金子问道：“两位凳子都没有坐热，就要走了?”

“客去主人安。”吴少霖说，“你们久别重逢，不知道有多少掏心窝子的话要说；我们别在这儿讨厌。”

“其实还早得很。”杨仲海尽主人留客的道：“很可以再坐一会儿。”

“再坐一会，不如再走一家。走，走!”吴少霖一手一个，将钱、单二人，推着就走。

留下的杨仲海，不用说，当然是“住局”了。照规矩得“大了”点个头；大金子便先问一句：“二爷，你今儿不走吧?”

“不走。”

大金子不作声，转身出屋，到柜房向“大了”低声请示：